

道元和尚廣錄 卷之四

| | | | |
|-----|---|---|---|
| 和書門 | | | |
| 一 | 七 | 八 | 六 |
| 函 | 架 | 冊 | 號 |
| 五 | 一 | 七 | 六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九 | 七 | 八 | 六 |
| 函 | 架 | 冊 | 號 |
| 一 | 五 | 一 | 六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和 | 17786 |
| 冊數 | 5 | (4) |
| 函號 | 193 | 424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和學講談所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

侍者

義演

編

上堂曰有問有答屎屎狼藉無問無答雷霆霹靂
 十方大地平沈一切虛空迸裂外不放入內不放
 出一槌痛下萬事了畢且恁麼時又作麼生良久
 曰再三恁在畫圖中猛劈從教深夜雪
 上堂舉三祖大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見聞這
 箇不知者則曰諸法無善惡一切無邪正但任性
 逍遙隨緣放曠也所以一切善惡邪正不揀擇而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

趣向也或曰所謂不揀擇者不用言語而道也但
打圓相豎起拂子卓一拄杖擲拄杖掌一掌喝一
喝拈來蒲團拈來拳頭而對便得也怎麼見解未
出凡夫之窟若人問永平作麼生是唯嫌揀擇底
道理祇向他道金翅鳥主非生龍不食補處菩薩
非堯寧不生

上堂曰嵩嶽高祖曰我滅後八千年我法如絲髮
許不移如我在世也我佛如來道為蔭滅後遺法
弟子故留在白毫一相功德又曰為利益遺法弟

子故留與二十年佛壽蔭覆弟子今日永平偶有
一頌良久曰臘月寒梅含月光雪山雪上更加霜
如來毫相猶今在利益遠孫豈度量

上堂時節因緣佛性刹那前後圓成但自長時退
步乳中之酪分明

臘八上堂 世尊成道最初說是在夜四分乃至無量
一切智師如前舉子著護曰 功德今已現踪跳手中臘月扇 性音造作乃至皆
除滅師如前舉子

乃永平更有山偈以報佛恩良久曰修證不無覺
道成有柯階級曉夫明是時我等大慈父可悅眉

毛添ニ一ニ莖ヲ

上堂修證現成無ニ以テ窮ク其ノ時ヲ劫ヲ因果圓滿無ニ以テ限ス其ノ始終ヲ以テ法ヲ為ス界ト則チ無ニ中ニ邊ヲ以テ智ヲ為ス身ト則チ無ニ向ニ背ス且レ道ノ恁ニ麼ニ行履時キ又レ作レ麼ニ生ニ良ク久ク曰ク三千世界戴ニ恩ヲ臨マ一切衆生從ニ化ヲ導ス

上堂記得趙州道木佛不度ク火ヲ金佛不度ク鑪ヲ泥佛不度ク水ヲ真佛屋裡坐ス大衆委ニ悉ニ麼ニ如何カ是レ木佛拘留ス孫佛是也如何カ是レ金佛拘那含牟尼佛是也如何カ是レ泥佛迦葉佛是也如何カ是レ真佛釋迦牟尼佛

是也為カ甚ト恁ニ麼ニ道ヲ良ク久ク曰ク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ニ等キ

先妣忌辰上堂乞兒打破鉢盂時桃李縱ニ經ニ霜ト與ニ雪ト吾佛毫光照ニ十方ヲ光々微妙法演說ス這箇是佛祖處分底更ニ向ニ衲僧行履處ニ又レ且レ如何擲ニ下ニ柱杖ヲ顧レ視レ大衆ヲ以テ右ノ手ヲ指シ指シ云ク看レ衲僧柱杖打ニ巾ヲ手ヲ觸レ處ニ一切業識裂ス

上堂曰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為ニ一切人夫大衆ニ施設ス有ニ一ニ法ヲ謂ス生死長生死短若レ依レ貪瞋痴即生死

長若依戒定慧即生死短今時佛前有德女而白
 佛言世尊貪瞋痴依何有佛告德女依無明有德
 女言若貪瞋痴依無明有者諸法皆有也佛告德
 女汝言無明內有也不女言不也佛言外有也不
 女言不也佛言非內外有也不女言不也佛言如
 是而有如來世尊既恁麼道永平雲孫不可不道
 今日有德女問永平無明在何處祇向伊道直饒
 認得無明依處未免永平拂手
 上堂一切衆生輪回生死之際受南洲之身寂難

寂稀如來一日撮土置於指甲上示衆會言三千
 大千世界土多我指甲上土多於時阿難白佛二
 千大千世界土多不可比如來指甲上土世尊告
 言受南洲人身者如指甲上土不受南洲人身如
 三千大千世界土生值佛法亦稀於此大衆既受
 難受之人身值難值之佛法須救頭燃而辨道記
 得馬鳴尊者問富那夜奢尊者我欲識佛何者耶
 是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鳴曰既不識佛焉知
 是乎奢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鳴曰此是鋸義奢

曰彼是木義奢問曰鋸義者何鳴曰與師平出鳴曰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解鳴豁然省悟忽有人問永平鋸義者何向他道天地懸隔木義者何向他道毫釐有差

上元上堂雪覆蘆花不染塵風光占斷屬當人寒梅一點芳心綻喚起却壘空處春

上堂佛法二度八震且一者跋陁婆羅菩薩傳來在瓦官寺傳秦朝之肇法師一者嵩山高祖菩提達磨尊者在少林寺傳齊國之惠可肇法師之傳

今既斷絕可大師之稟授弘於九州我黨酬宿殖般若之種子得值殊勝寂上之單傳而修習當救頭然而精進佛言有二人罪人謂一人殺三千大千世界之衆生一人得大智慧罵謗坐禪之人二人之罪何者是重佛言毀謗坐禪之人猶勝於殺三千大千世界衆生者測知坐禪其功德寂勝甚深乃云在單多劫參禪客還見一條拄杖烏正當恁麼時更有脱落底道理也無良久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若論此事十方諸佛修證不無一切祖師汚
 染不得是以靈山百萬億衆獨教迦葉住持黃梅
 七百高僧唯選行者傳法豈是庸流之所能也非
 庸流者誰謂真出家者夫真出家者直須秉丈夫
 決烈之籌建精進勇猛之幢遂則拈得佛祖鑰匙
 手打開向上一重關運出自已家財賑濟一切孤
 露正恁麼時方寂初報佛恩德以拂子擊禪床下
 座

上堂曰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

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今日永平事不可得
 已為雲叢水叢一一注脚菩提之道師曰騎牛修
 道不可圖度師曰歸家卜度高而無上師曰黃鶯
 啼柳上廣不可極師曰色到極微極淵而無下師
 曰金剛輪在風輪上深不可測師曰洪焰且天王
 不測喝

上堂曰夫佛祖之兒孫必定單傳佛祖之大道也
 我佛如來言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
 時果報還自受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示闍夜

多尊者曰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
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不知影響相
隨毫釐糜或縱經百千劫亦不磨滅佛祖之道如
斯佛祖之兒孫直須刻骨銘肌而已外道六師之
中第一富蘭那迦葉為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有黑
業無黑業報無有白業無白業報無黑業無黑
白業報無有上業及以下業第六尼乾陀若提子
為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惡無善無父無母無今世
無後世無阿羅漢無修道一切衆生經八萬劫於

生死輪自然得脫有罪無罪悉亦如是明知佛祖
所說與外道邪見終不可同謂業報有三種一現
在受業二生受業三後受業此三種業如影響相
隨似以鏡鑄像謹白大衆至切至切
涅槃會上堂曰二千年前今日我等本師釋迦牟
尼如來般涅槃于娑婆世界西天竺菩提樹每遇
今日枝低葉萎憂如來之涅槃也此涅槃道理莫
向初祖破顏之處而相看莫向二祖禮拜之時而
認得豈向衲僧打圓相以下度豈向作家擊禪床

以商量六祖曹谿大鑑禪師示志達禪師云無上
 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夫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
 求二乘人自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然則非出入隱沒非生滅去來然而機緣感會現
 般涅槃而已今夜涅槃雙樹又言常在靈山何時
 得見慈父孤露空留世間雖然如是大千娑界雲
 孫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良久曰鶴林月落曉何
 曉鳩尸花枯春不春戀慕何為顛狂子欲遮紅淚
 結良因

上堂發心畢竟二何窮如是二心佛祖風忘自度
 他功德力家鄉春色桃花紅
 上堂記得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
 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以境示人州云吾不以
 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
 子近代學人不曾趙州意不學趙州言深可憐憫
 者也或云趙州為不令學人之一點見解所以前
 來也道庭前栢樹子後頭也道庭前栢樹子或云
 一切言語悉是說禪所以前後同以道栢樹子也

如是等之輩如稻麻竹葦然而於趙州道處將著
春夢也未得在今有入問永平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向他道蒼波迢々涉三周他若道和尚莫以境
示人須向他道吾不以境示人他又問如何是和
尚不以境示人底道祇向他道靈山瞬自豈時節
微笑破顏尚未休四五千條花柳巷二三萬座管
絃樓

閉爐上堂一枝圓相向春到開閉臨時似畫圖添
炭見灰兼點雪衲僧喚作是紅爐

上堂云記得南嶽懷讓禪師初參曹谿之時六祖
問汝什麼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曰是什
麼物恁麼來讓曰措終至八年讓告祖云懷讓會
得某甲初來時和尚接某甲是什麼物恁麼來祖
云汝作麼生會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
修證也無讓曰修證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只是
不汚染即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
至西天諸祖亦如是師曰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
六祖問什麼處來代南嶽云久響和尚道德之風

此來禮拜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六祖又問是什麼物恁麼來代南嶽向六祖曲身問訊又手道即辰季春極暄伏惟和尚尊候起居萬福人若問南嶽道說似一物即不中意旨如何祇向他道任他茅草青猶嫩春自遲々欲結庵又問六祖道只是不汚染即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等意旨如何又向他道優鉢羅華向日開

上堂流轉生死之中遇如來之出世寂第一之果

報也雖不遇如來在世得遇正法其次也雖不遇正法得遇像法又其次也雖不值正法像法猶生值佛法未滅之末法是則世之優曇花人之芬陀利花不比輪王不比北洲既得遇逢最可真實修行辨道之時先達之所覓唯是正見也欲得不錯見也今以如來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無上菩提猥號禪宗是錯也豈無見毒乎西夫廿八代嫡々相承廿八祖菩提達磨尊者不辭萬里航海二年遂到振且屆南海廣州于時梁武帝普通八年也

相見梁武梁武不重祖遂出國入魏之嵩山寓少
室峰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傳法傳衣五傳而
至曹谿有兩神足謂青原弘濟大師南嶽大慧禪
師也青原唯有一子謂石頭也南嶽唯有一子謂
江西也後代須知上古猶得入不多當時豈無如
近代之邪魔翳翳乎江西得百丈石頭得藥山如
江西石頭藥山百丈之祖師今日不可有也如此
祖師在世之時未聞以佛法稱禪宗也二三百
年已來猥稱禪宗未明出處之根源頗妄稱也石門

林間錄曰菩提達磨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
下倚杖於少林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世
人莫測其故因以達磨為習禪夫禪那諸行之一
取何足以盡聖人而當時之人以之為史者又從
而傳茲習禪之列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為伍雖然
聖人非止於禪那而不違禪那然則往代亦有明
道之師如今無聞道之人可哀可哀邪魔翳翳野
獸畜生猥號禪宗而謬論唯雄於法花華嚴等之
宗所以澆季無人也佛祖單傳唯是我釋迦牟尼

佛之正法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所以須知
佛法之中有法花華嚴等非法花華嚴等各各之
中有各各之佛法也然則法花華嚴等八萬四千
法藏悉是佛祖單傳也非法花華嚴等外別有祖
師道也所以不可與諸宗比肩也唯如國之得王
也為無上菩提求道之輩不可以佛祖單傳直指
無上正法而稱禪宗者欤若稱禪宗非佛祖之兒
孫又可有見毒也良久曰佛法本非名相表後人
謬立許多名少林面壁縱相似莫號禪宗惑有情

上堂云學佛法人是名作白業人若求世路官途
名聞利養乃作黑業人黑業故墮三惡道白業故
得諸佛道所以先代善知識出家兒不務官途世
路豈著名聞利養乎夫出家人不業詩書和歌等
救頭燃而學道况乎人命無常如草露水沫雖如
草露水沫之脆若荷擔佛祖之道乃生死海中之
慶幸也記得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
和尚慈誨藥山云擊鐘著擊鐘衆集藥山方陞座
良久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白云和尚適來許

水正黃錄卷之三

十一

佛之正法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十一

為衆說法為什麼不垂一言藥山曰經有經師論
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師曰要知經有經師論有論
師爭恠得老僧麼汝爭恠得老僧是師汝是弟子
也要知和尚適來許為衆說法如何不垂一言麼
雷聲遠震所以道不垂一言也
上堂舉臨濟喚黃檗拄杖六十後參大愚處知黃
檗意還黃檗曰這風顛漢參堂去大眾要會這
一段因緣麼良久曰棒頭眼若百千日照破從來
夢使覺非罰非賞痛處親老婆心切可何少

上堂記得洞山悟本太師供養雲岩真次遂舉貌
真話有僧問雲岩道只這是意旨如何洞山曰我
當時自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岩還知有也無
洞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恠麼道若知有爭肯恠麼
道師良久云爭解恠麼道明星出現大千曉爭肯
恠麼道鷄足山開迦葉老古鏡圓明照正偏玄機
高轉自兼到門風歷劫綿々父子聲光浩々
浴佛上堂八相成道者諸佛化儀也是以摩耶誦
到毗尼園菩薩降生現世間帝釋兼衣擎菩薩入

天始拜獨尊，顏正當，恁麼時寶蓮華開，以美菩薩，足諸天花雨，以散菩薩，上即行四方面，各七步觀視四方，目未曾瞬，口自出言，世間之中，我為最勝，世間之中，我為最尊，我從今日生分已盡，是後身我當作佛，地涌二池，而供養聖母空下，二水而滌菩薩，瓔珞寶衣充滿，金牀寶傘圍備，蓋是諸天之所供養也，宛是機緣之所純熟也，天女二萬圍遶於摩耶，而扶持諸天，五百讚歎於菩薩，而祇候三千大千之草木，忽生好花，一切所有之衆生悉

被光明，受苦之類皆脫，苦快樂之輩更增樂，吉祥之瑞相，誰敢說盡慶幸之利益，今日猶新，為甚如斯，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坐斷衲僧乾屎橛，功夫辦道草鞋穿，無明殼豈等肩去，從此刹那王大千。

上堂曰：兄弟好箇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須救頭燃，覲面相付，豈假言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是，所以宗風不墜，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良久，云：四蛇盡足，非我意，一世勤修佛祖心。

上堂初祖西來震且温至前後雖妙嵩嶽獨親迢
迢航海三周年々面壁九歲兒孫遍滿天下嫡嗣
適臨吾朝可謂國初感得戒定惠之本主如民得
至人方決定身口意之善根如闇得燈誠是優曇
花開一切愛敬獅子哮吼妖怪俱休是以青原定
價於廬陵米南嶽說似於郎不中日面月面眼睛
豁開明頭暗頭鼻孔高直黃梅黃檗拗折拄杖雲
岩雲居拈來蒲團既得恁麼不可空過直須熾然
救頭燃猛利勤勇猛正當恁麼時作麼生行履還

要委悉麼良久云磨磚作鏡誰人笑翠竹黃花入
畫圖莫管商量浩々地種田必是作功夫

上堂行解俱備方曰祖師謂其行者謂祖宗之密
行也謂其解者謂祖宗之解會也佛祖之行解解
可解行可行而已其行之初者割愛無所親弄思
入無為也不經歷聚落不親近國王入山求道也
古來慕道之士皆入深山閑居寂靜龍樹祖師云
坐禪人皆住深山須知脫憤閑得寂靜無知深山
縱愚須居深山也愚而居聚落增其失縱賢須居

深山也賢而居聚落損其德永平壯齡訪道於西
海之西潦倒占居於北山之北雖不肖慕古蹤也
不論賢不肖不擇利鈍機湏居深山幽谷也大慈
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
行得一寸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曰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合行
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事在行說俱到
則本事無宏智曰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面識
面不相識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

関脚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
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曰步如何是要說便說
曰响師曰五位尊宿各恁麼道永平今日為甚不
道橫說豎說一如妙行密行妙行密行一如橫說
豎說

上堂向日開來手裡花與時煎點趙州茶衲僧圓
相中秋月更問如何三斤麻正當恁麼時又作麼
生道得良久曰傳衣處有何意莫打牛湏打軍
上堂若論禪說道談玄演妙舉揚宗風只如當人

分上於一毛端裡有無量諸佛諸祖發菩提心勤
修大行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廣作佛事汝等還知
還見也無又於一塵中現寶王刹建立法幢佛說
法說比丘僧說刹說塵說衆生說山河大地說古
今一時說未嘗間斷也既能恁麼不應忽諸輕慢
佛祖單傳學道之現前也正當恁麼時便於佛祖
或凡或聖久學晚進分上作麼生道良久曰但覺
花開世界馥誰知鼻孔一時穿擲下拂子下座
上堂身心脫落功夫初露柱懷胎豈辨無弥布容

雲山嶽靜上高圓月越方隅獨立卓々而不倚
切佛身巍々而不墮諸教所以古德道聖人空洞
其懷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
正恁麼時作麼生還要委悉麼良久曰月逐船行
江海廣春隨陽轉蔡花紅

上堂先師天童上堂示衆曰記得僧問古德深山
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古德曰有僧曰如何是深
山巖崖中佛法古德云石頭太底大小底小先師
云深山巖崖問石頭大小谷崖崩石迸裂虛空開

聒々師曰二尊宿雖_モ恁麼道永平更資_ニ一路忽有
入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_ト向他道虛空消殞
頑石點頭雖然猶是佛法邊事畢竟如何擲下拂
子下座

上堂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雲門曰乾屎橛先
師頌曰雲門倒屣一椀屎惱亂瞿曇痛處針要見
海枯終徹底始知人死不留心今日永平欲續其
韻萬行豈是等閑性佛病者婆猷一針縱見海枯
無徹底誰明人死不留心

佛樹先師忌辰陞堂舉古佛曰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身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
所住師曰受生且致作麼生是無相底道理還要
聽麼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箇是唯佛與佛
乃能究盡底道理今日知恩報恩底一句作麼生
良久曰如來未越明因果菩薩必生兜率天
上堂自今朝六月初一放下坐禪板不鳴盛夏未
拖禪板舊須知傳法救迷情
臘八上堂今夜如來成正覺功夫脫落眼晴明三

于世界衆生類一等與他微笑生雖然怎麼永平
門下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雪裡梅花春色
妙一條拄杖黑光清

準書狀為懷鑒上人忌辰請上堂曰老鶴巢雲眠
未覺羣水雪上更加霜莊嚴報地豈他事有少熏
修一炷香且道衲僧分上今日又作麼生良久曰
休言彼岸目前外拄杖一條是橋梁

上堂曰圓相一輪滿傳衣古有聲瑞花千萬葉結
菓藉因成

上堂曰夫學佛道見解源正見解若邪光陰虛度
近代皆云諸人應諾之處即諸人本命冷煖自知
之處即諸人主人公向來乃是佛性更不可有第
二人也若怎麼會則先德之所呵也不見竺尚書
問長沙岑和尚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
性在阿那箇頭沙曰莫妄想書曰爭奈動何沙曰
只為風火妹散書無對沙喚尚書々應諾沙曰不
是尚書本命書云不可離却即今祇對有第二箇
主人公也沙云不可喚尚書作吟上也書曰與麼則

捻不祇對和尚莫是弟字主人公否沙曰非但祇對不祇對老僧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頌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此頌乃後學晚進之明鑒也照古照今照邪照正若拈得這箇明鑒乃離喚尚書作今上之錯又離妄想佛性之錯也夜來長沙來宿于永平拂子頭上眠寐語作色再三誦斯頌仍永平聊續其韻良久曰學道直須體達真祖師未弄識將神尚書設使稱今上千萬年中

莫一人

上堂曰學道之人莫得撥無因果因果若撥修證終非舉百丈野狐話了乃曰或者疑曰野狐是畜生那得知五百來生此疑最愚汝等須知衆生之類或畜或人具生得之宿通有之或云不落不昧乃一等然而墮脫只是自然而已如是見解乃外道也今日永平著一句語若道不落因果必是撥無因果若道不昧因果未免教他隣珍良久云多歲住山鳥拄杖作龍一旦起風雷

上堂記得唐憲宗嘗詔鵝湖大義禪師入內於麟
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欲界無禪何修禪定耶鵝
湖云汝只知欲界無禪未知禪界無欲法師無對
師拈云七顛八倒拈來用無欲無禪兩不真識取
妄真同一妄夜深方見把針人

千光禪師前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忌辰上堂頂
門開眼活觀破佛祖淵源肘後帶符靈觸折生死
關鍵全機用得舉照無遺撒手懸崖脫身空劫向
上透頂透顛直下透根透塵眼不以視為功耳不

以聽為德六根回換萬境虛閑入佛入魔所以斷
絕同異之相今生全死所以脫落去來之機既然
如斯且道師翁千光和尚即今在何處良久日謾
把鴛鴦閑綉出從教人競覓金針

上堂云夫學習佛法最為難得所以者何縱雖發
心之有實不知落魔不覺發病道心破敗修證退
墮真可憐憫者也近代學者被燒聰明魔以為悟
道值發名利病以為効驗非但損壞一生一身亦
能損壞多生曠劫功德善根是乃學人最可悲也

所謂悟者大不容易領覽也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非聰明利智之所曉了也認魔燒而為大悟執
病患而為功德豈不錯乎兄弟直湏審細參學治
魔療病所謂魔者現父母師長兄弟骨肉親昵從僕
之類頻々強說退道因緣亦現諸佛菩薩諸天羅
漢等身又能教諭學者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不
如自調長養身命安穩快樂恒在世間衣食豐饒
五欲自恣得道自然大道何関彼此造次顛沛歸
性也或說難可弄捨之因緣而教退轉於道也學

者知而不可湏也記得僧問京兆華嚴休靜禪師
大悟底人却迷時如何休靜曰破鏡不重昭落花
難上枝師云永平今日入花嚴之境界廓花嚴之
邊際事不獲已敲兩片皮或有入問永平大悟底
人却迷時如何只向伊道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
流

解夏上堂以弄精魂之智為身也說他未了說自
以非思量之法為界也有邊還足無邊論其應用
兮清風遍論其修證兮老鶴眠既恁麼琉璃殿上

忽秋色明月堂前幾曉天正恁麼時如何還會麼
良久曰園驢八百馬三千補處雖生第四天偏正
不曾離本位無生那得語因緣
天童忌上堂云先師今日忽行脚趯倒從來生死
閑雲慘風悲溪水滄稚兒戀慕覓尊顏這箇是遷
化圓寂底句永平門下知恩報恩底句又作麼生
道良久曰戀息年月雲何綻淚染衲衣紅不斑
上堂龍樹祖師曰坐禪則諸佛之法也而外道亦
有坐禪雖然外道有着味之過有邪見之刺所以

不同諸佛菩薩之坐禪也二乘聲聞亦有坐禪雖
然二乘有自調之心有求涅槃之趣所以不同諸
佛菩薩之坐禪也師曰龍樹祖師既恁麼道須知
二乘外道雖有坐禪之名不同佛祖相傳之坐也
近代宋朝諸山杜撰長老等未知此等道理蓋是
佛法衰微也兄弟須知祖師唯傳佛法之正脉面
壁坐禪後漢永平以來雖有依文解義之坐全無
其實唯獨祖師傳而已誠是佛法之親傳者也面
壁坐禪佛祖傳不同外道二乘禪機先開得機先

眼譬如臘月火中蓮

上堂記得西天第二十祖闍夜多太子問鳩摩羅
多尊者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掌縈疾瘵凡所營
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
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
且善惠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
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
靡或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問是語
已頓釋所疑或人問永平如何是現報祇對他道

現報者乃蕎麥也或有問如何是生報祇對他道
生報者乃大麥也或有問如何是後報祇對他道
後報者乃好堅樹也

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了拈起拂子云我若拈起
汝等喚作諸佛出世我若放下汝等喚作祖師西
來我若打圓相汝等喚作諸佛之所護念祖師之
所護念忽然不拈起不放下不打圓相汝等向什
麼處卜度直饒卜度得可笑無生知見可笑鬼窟
活計雖然如是永平門下更有長處大衆要見長

處麼又拈起拂子良久云大衆會麼若會也諸佛
法身入我性若未會也我性同共如來合大衆作
麼生是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道理
良久曰早朝喫粥齊時飯初夜坐禪中夜眠
上堂順聖端居似慕賢愛乾未濕水心蓮頭知這
裡端嚴事而授二千二百年

上堂拈處郎宗放下傳風未拈未放七通八通溪
則夜流晝水濯月濯日山則南雲北雨染青染紅
趙州栢豈境多福竹成叢三世如無向背大千似

掛_レ虛空刹那非我非汝修證自西自東

中秋上堂月非圓缺月豈虧盈任他正好供養休

管_ス正好修行玄沙之第二月將落雲岩之第幾月

莫_レ盛_カ雖然如是佛祖兒孫更有向上事世尊在世

羅睺羅阿修羅主欲_ト噉_ト月月天子恐怖疾到佛前

說_レ得_レ白佛言大智精進佛世尊今我歸命誓首礼

是羅睺羅惱乱我願佛憐愍見_レ救護佛與羅睺羅

阿修羅王而說_レ得_レ言月能_レ照_レ闇而清涼是虛空中

大燈明其色白淨有_レ千光汝莫_レ吞_レ月疾_レ放去是時

羅睺羅阿修羅主怖懼流汗即疾放月婆梨阿修
羅王見羅睺羅阿修羅主惶怖放月說偈問曰汝
羅睺羅何以故惶怖戰慄疾放月汝身流汗猶如
病心怖不安乃如是羅睺羅阿修羅主尔時說偈
答曰世尊以偈而勅我我不放月頭七分設得生
活不安穩以故我今放此月婆梨阿修羅王說此
偈言諸佛甚難值久遠乃出世說此清淨偈羅睺
郎放月然則今日天子全保彼天五百歲之壽命
唯酬世尊之所救護也謂彼天壽命者以人間五

十年為彼天之一晝夜乘此三十日為月十二日
為年乃五百歲也雲水漁知今日秋月光明清涼
照世間闇宛是世尊眼睛之因緣也永平正當
秋月圓之節欲重舉世尊所說偈中之一字而增
月宮殿之光明照大千界之迷闇而已蓋是傳燈
也蓋是佛勅也而說偈言依佛威神宮殿明十光
赫々一時生人間縱愛中秋月天上莫涯半段晴
上堂云記得先師天童住天童時上堂示衆曰衲
僧打坐正恁麼時乃能供養盡十方世界諸佛諸

祖悉以香花燈明珍寶妙衣種種之具恭敬供養
無間斷也汝等知麼見麼若也知得莫道空過若
也未知莫得當面諱却師曰永平豈為天童法子
不同天童舉步雖然一等天童打坐來也如何不
通天童堂與之消息且道作麼生是怎麼道理良
久云衲僧打坐時節莫道麼墻打車供養十方佛
祖妙衣珍寶香花正當怎麼時更有為雲為水示
誨處處顧視大衆云凡類何能聞見及自家一喫
趙州茶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打板大家坐禪切忌低頭瞌
睡思齊在見來賢休陳附木依草莫外求窮臘蓮
脫落身心兀々蒲團雖舊新穿正當怎麼時又如
何良久曰修證非無誰染汚豈同十聖及三賢
源亞相忌上堂回報父母恩乃世尊之勝躡也知
恩報恩底句作麼生道吾恩早入無為鄉霜露盍
消慧白光九族生天猶可慶二親報地豈荒唐舉
藥山坐次有僧問兀々地思量什麼山云思量箇
不思量底僧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云非思量

永平今日頌出這則因緣為二親莊嚴報地良久
云非思量處絕思量切忌將玄喚作黃剝地識情
俱裂斷鑊湯炒炭也清涼

上堂古先老漢云學道不用見聞覺知若行見聞
覺知即是見聞覺知非學道也所以永平道佛道
莫須神待悟不容文字語言傳轟轟霹靂縱參究
何脫根塵名相邊壁觀磨磚面々功夫精進連々
身心纔肯虛却方見鉢孟口圓這箇是長連床上
學得底佛祖向上道又且如何良久曰馬祖馬鳴

頭尾正黃梅黃檗弄風前一行三昧打巾斗七佛
袈裟覆在肩

上堂須知作佛非新古修證豈唯邊際中莫道本
來無一物因圓果滿有時通且道大衆為甚如此
良久云花開必結真實青葉逢秋即紅

上堂滴水滴水豈變豈凝修因感果橫合豎外若
論授記也未價定廬陵若論作佛也致雨酬雲騰
向來即道順道底句更有慈悲落草之談又作麼
生良久云初燈頓破始終暗唯見屢加明更增焰

焰光々非別異百千萬蓋室中燈
開爐上堂設量世界邊際古鏡唯非畫圖百丈未
知一丈雪峯始造依模正當恁麼時衲僧分上又
作麼生良久云衲僧今日競開爐不搯冷灰是丈
夫拖下談玄兼說妙却來這裡甯盧都
上堂記得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入
買麼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
麼生酬價僧無對趙州答曰來年為和尚作一領
布衫大衆會得這一段因緣麼永平為雲水欲流

通選委悉得麼良久曰賣身未了酬輕價擔奪可
憐行市人蒿草梅檀多少要一龍八馬各逢春
上堂舉波斯匿主問賓頭盧尊者兼聞尊者親見
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示之先師天童頌
曰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瞞而今應供
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永平今日拜續高韻為
雲水衆大衆要聽麼良久曰親曾見佛語言端策
起眉毛欲不瞞功德由春花未落瓊林老鶴翼猶
寒

上堂青原白家三盞酒石頭紅爐一點雪拄杖開
花有^リ功蒲團可笑無^ク缺^ク正當^ニ恁^ニ麼^ノ時永平門下作
麼^ノ生^カ道^シ良久^ク曰^ク喚^ク其^ノ業^ヲ作^ク三^ノ界^ヲ得^テ話^ヲ頭^ヲ為^ス一^ノ心^ト龍
樹^ノ接^ス入^ラ鉢^ヲ水^ヲ提^テ婆^ヲ進^テ道^ヲ拈^テ針^ヲ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八

小參

侍者

懷祥

等編

解^レ夏^ノ小^ノ參^ノ古^ノ今^ノ明^ノ辨^ニ彼^レ此^ヲ見^テ成^ス若^シ不^ラ知^ラ有^ク爭^ク得^ク恁^ニ
麼^ノ若^シ也^ノ知^ハ有^ク爭^ク得^ク恁^ニ麼^ノ雖^モ然^モ如^シ此^ノ只^シ見^テ把^テ住^ラ未^ダ見^ラ
放^テ行^ク眉^ヲ毛^ヲ蹉^テ過^シ正^ニ眼^ヲ覷^テ著^ス要^ス且^ク據^テ令^ニ而^シ行^ク盡^ク大^ノ地^ヲ
人^ト與^テ茶^ヲ

除^ク夜^ノ小^ノ參^ノ虛^ニ空^ニ三^ノ百^ノ有^ク餘^ク枚^ヲ買^テ得^テ一^ノ枝^ヲ窮^ク臘^ノ梅^ノ岩^ノ
頂^ノ瑞^ニ雲^ノ寒^ク谷^ノ月^ノ含^ク春^ノ温^ク至^ク笑^ヒ哈^ハ々^ノ學^ク道^ノ直^ニ須^ノ遵^テ古^ノ
佛^ノ曩^ノ祖^ノ之^ノ法^ノ儀^ノ古^ノ人^ノ云^ク須^ク向^テ如^ク來^ノ行^ク處^ノ行^ク乃^ク之^ノ意^ヲ

也雲况水弟遥辞家鄉永拖親族名利是非捨不相管細々行履條々威儀雖須勤學先應當學佛祖一件事謂居山也昔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云僧家畢竟如何大師云居山好僧禮拜起大師曰你作麼生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大師乃打一棒曰辜負先聖喪我兒孫大師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聞絲竹之聲大師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所以諸人先聖

古佛之所願樂唯是居山好諸人既得居山直須與古佛曩祖相見雖未得相見應當慶快居山好也不退不轉保任此事乃一條之辨道也世尊言山林睡眠佛歡喜聚落精進佛不喜所以鷲嶺鷄山嵩山黃梅曹谿南嶽青原石頭藥山雲岩洞山雲居雲竇芙蓉太白諸大祖師皆以居山而已况乎俗猶有道之士皆隱深山也箕山南山首陽崆峒等之勝躅也即今若有道心之人先須隱居山谷也本無道心貪名愛利之痴人不能居山也汝

等諸人既得居山如何不修諸人未得辜負先聖
不喪我兒孫切莫忽諸居山好也死生在衆勝于
骨肉應當如法和合修練若不修今日虛度三百
六十日不虛度一日不虛度三百六十日也石頭
曩祖云光陰莫虛度乃之意也一修一不修一省
一不省古聖道處炳焉有誠也昔佛眼和尚作無
為軍化主路中着跌有箇省處歸來舉似五祖後
在客司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不
室未能深入闢與從容請益五祖祖曰我為徐說

喻字正如一人牽牛一頭牛從窓櫺中過兩角四
蹄俱逾了唯有尾巴過不得五祖為佛眼指示如
是兩角四蹄過了唯有尾巴如何過不得諸人字
細參禪看世尊言譬如大象從窓而出全身已出
只留其尾而不得世人亦然出家入道諸緣俱
捨唯有利名而未能捨如象尾出不得也因此輪
回三界六道流轉生死然則世尊道家五祖道牛
雖異還同所以須知尾巴未參頭角未參頭角已
通尾巴已通也大衆要參頭角尾巴之道理也無

初冊目錄 卷八

良久曰牽牛莫認定盤星三昧宛如水上升學道
尾巴猶未過渾身何日出窓櫺大衆久立伏惟珍
重

結夏小參云古有聞一得十之者今無聞十得一
之者此理如何古人帶什麼面自帶箇鉄面鉄背
開箇金剛眼睛今人帶什麼面自帶箇鉄面鉄背
開箇金剛眼睛古佛道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
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然則今人底乃古
人之恒為也古人為者即古人為得今人也古人不

底乃今人之親用也今人用者即今人用得古人
也因茲古人未免今人之用今人未免古人之為
減一絲不得剩一毫不得所以九旬安居三月禁
足到這田地喚作古人亦得喚作今人亦得不喚
作古今人亦得喚作恁麼始得良久云即此見聞
絕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決了真無事今古
何妨分不分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古德道九九八十一無人能解算兩
箇五百文元來是壹貫古德恁麼道諸人還更

初冊目錄 卷八

悉麼九々八十一無一人能解算橫十豎萬橫十豎
一便是應時納祐兩箇五古文元來是壹貫銅錢
鉄錢銀錢金錢便是一陽長至既能恁麼諸人與
佛祖相見相賀底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山家夜々
雖深雪雪裡梅花大地香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謝知事頭首大衆訖又云菩薩發心入
庫堂鼻孔高穿得飯香時々運水及搬柴始覺永
平大道場記得趙州有僧問兩鏡相向那箇寂明
州云闍梨眼皮蓋須弥山若是永平或有入問兩

鏡相向那箇寂明祇對他道拈拄杖云這箇是柱
杖子若向老漢道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佛祖
向上道什麼擲下拄杖下座云伏惟珍重

結夏小參云聚眷選佛場辦肯行脚事禁足也我
脚何似馱脚護生也人々有箇生緣雲門九十日
飯錢飯豈不是自己洞山萬里無寸草或東或西
在門諸方老宿盡在黃檗拄杖頭上百千三昧不
離水潦裡許方寸所以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今
我伽藍是大圓覺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多身在一

身中安居。一身在多身中。辨道諸人要會這箇道理。麼喫飯。湏是衆口。活計。湏是衆力。伏惟珍重。解夏小參曰。要見法。歲周圓。麼作一圓相。云。因從這裡做。又作一圓相。云。果在這裡。成參得。蘿蔔頭。禪。滿于駝胎馬腹。參得。琉璃瓦。字。禪。打破。七花八裂。參得。如來禪。眼裡無筋。一世貪。參得。祖師禪。殃過無端。及兒孫。怎麼參得。且道。永平。意作麼生。但見日頭。東畔上。誰知。夏末。與秋初。結夏小參。舉慈航和尚。乃黃龍下尊宿也。曾住四

明天童結夏小參曰。參禪人第一。鼻孔端正。其次。須眼自精明。又其次。貴宗說俱通。然後機用齊。到始能入佛入魔。自他兼到。何也。鼻孔正。則一切皆正。如人居家。々々。主正其下。自化且如何得。鼻孔端正。去古聖道。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豈不是向父母未生已前。為孤作箇標準了也。又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以繩墨外邊行。師云。古聖雖道。決定不流。至第二念。永平又道。決定不流。至第一念。決定不流。至無念。諸人。怎麼參學。始得。

永平今夜不惜口業向諸人道九十剋期明日始
莫於繩墨外邊行蒲團倚坐無他事終日寥寥賀
太平

冬至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你舌頭是吾舌頭州云庭前栢樹子師曰覲面難
呈向上機家風萬古為人施僧曰和尚莫以境示
人師云剛突眼睛看北斗州云吾不以境示人師
云不鳴條風帶春聲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撩亂春風卒未休州云庭前

栢樹子師曰誰向這頭擔魚鯁今雖怎麼更有永
平道取要聽麼良久云歲寒知得青松意又把靈
根峯頂栽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曰夫小參者佛々祖々之家訓也我日
本國前代未嘗聞其名字何況行乎永平始而傳
之以來已經二十年矣國之運也人之幸也所以
者何祖師西來佛法入震旦故也所謂家訓者自
非佛祖之行履不履自非佛祖之法服不服也謂
行履者名利早拖來吾我永捨去不近國主大臣

不貪檀那施主輕生而隱居山谷重法而不離叢
林尺璧不寶寸陰是惜不顧萬事純一辨道也此
乃佛祖之嫡孫人天之導師也誠夫一發菩提心
參學善知識則三阿僧祇劫之大兆也大衆欲見
三阿僧祇劫麼以拂手打圓相了便道諸人喚
這箇作什麼喚這箇作圓相得麼喚這箇作方相
得麼喚這箇作本有得麼喚這箇作今有得麼喚
這箇作時移年改春秋冬夏得麼喚這箇作豎窮
三世橫亘十方得麼若喚作從來皆不是了也便

墮外道邪見去也所以三阿僧祇劫之功德非人
天數量之所測也為甚如斯且如今夜臘月卅日
明日大新年頭喚明白作臘月卅日即不可也喚
今夜作大新年頭即不可也既喚臘月作新年不
得則知新歲真不來喚新年作臘月不得則知舊
歲實不失去舊歲既不去新歲又不來來去不交參
新舊絕對待所以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石
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後僧問開先年窮歲盡時
如何開先日依舊孟春猶寒今夜有僧問永平年

窮歲盡時如何，祇向他道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
開，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結裏小參云：天童慈航禪師結裏小參云：參禪人
第一鼻孔端正，次眼目精明，又次貴宗說俱到，太
衆要會慈航老人道：鼻孔端正，道理麼？若也會得，
便穿破鼻孔了也。也要會眼睛精明，麼？便是被傍觀
人換却木樵子了也。也要會宗說俱到，麼？以拂子擊禪
床一下云：宗也到，說也到，向上更有方便在。慈航
老人又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以繩墨外邊行。大

衆須知此好語也。永平今夜為諸人道，大衆要會
莫以繩墨外邊行。麼？始自明日至于解制九旬之
間，三月之中，左之右之，從東過西，起佛越祖，脫落
身心，穿却鼻孔，入僧堂，入佛殿，到厨庫，到三門，不
行繩墨之外邊也。一切佛祖一切衲僧，俱行不得
繩墨之外也。欲行繩墨外，未能得也。雖然如是，永
平今夜續慈航禪師兩句，以為九旬禁足之證驗。
良久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以繩墨外邊行。草鞋
拄杖都盧脫，只愛瞿曇活眼睛，久立衆慈伏，惟珍

重
解夏小參曰小參之大概家訓之宣揚然而不拘
三千威儀之晉退不論八萬細行之荒唐是則七
佛之蒲團禪板諸祖之命根濫觴所以四禪八定
其非境界三賢十聖豈敢商量常日打坐身心脫
落不顧胡漢亂笑一場寸陰莫虛度尋常惜時光
若問箇中正偏大尊貴露堂々々正當恁麼時作麼
生大衆還要寐恁麼良久云明明々々徧界不曾藏坐
斷毘盧未可當飲水鷺能取淳味採花蜂不損餘

香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大功熟處一陽即生萬法歸源方見
尊貴所以道盡十方世界是你一隻眼盡十方世
界是你自己盡十方世界是你光明盡十方世界
是箇解脫門什麼處不是你成佛處什麼時不是
你說法度人時不見道護明不從堯率降一輪圓
滿十方周舉南嶽大慧禪師因參曹溪六祖祖問
什麼處來南嶽云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是什麼
物恁麼來南岳罔措已經八年後告祖云懷讓會

得某甲初來時問是什麼物，怎麼來。祖曰：汝作麼生。會南岳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南嶽云：修證即不無，污滌即不得。祖曰：是不污滌，即諸佛之所護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曹溪解問學者：南岳解作功夫，雖然如是，欲算盡商那黑白石，因敬師感得白毫光，正當怎麼時，畢竟作麼生。道良久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夜深衆慈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舉藥山問雲岩：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

處來。雲岩云：曾到廣南來藥山，云見說廣州城東門外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雲岩云：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雲岩既怎麼道，永平豈得不道。非。但州主非闔國三世諸佛一切祖師盡力移亦不動，為甚如斯。良久云：彼々如無內外塵々同有三昧也。大奇也。大奇。体瑩不假寶貝。

結夏小參舉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為衆說法。山令打鐘。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白：日和尚適來許為

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爭惟得老僧大衆要會藥山怎麼道意肯麼雲在
青夫保福指船水在甌裡地藏種田啞字夢啞字
覺老婆說老婆禪興雲而盛山嶽璞向日而敷手
中蓮雖怎麼道吉祥今夜欲重宣此義而說得言
良久云家兒所得實金錢良馬非唯待影鞭誰識
藥山無此語雖然今古競流傳夜深久立珍重
解夏小參打一圓相云箇是沒量大事三世諸佛
證此一段事放光說法諸代祖師修此一段事授

手付髓學般若菩薩傳此一段事以為面自眉毛
坐夏九旬超越三世圓滿菩提化度衆生記得趙
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体大慈曰般若以何為体
趙州呵々大笑來自趙州掃地次大慈問般若以
何為体趙州放下掃帚呵々大笑大慈趙州三真
古佛一期相見不劫奇絕今日解制斯臨作麼生
商量昨日和羅飯今朝五味粥這箇是衲僧屋裡
尋常活計佛祖向上又且如何大衆還要委麼
良久云大慈若也重垂問更使趙州笑轉新文立

衆慈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雲足水足起短越長而到粥足飯足當節向時而生山雲舟々海水洋洋々々處々入此宗頭々何異法正當怎麼時還相委悉得麼豁開參學通身眼相見吉祥雲水人記得六祖問讓和尚甚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是什麼物恁麼來讓經八年下語云說似一物即木中祖云還假修證不讓云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又經八年今夜永平借口說到把手同參還要委悉這箇

道理麼良久云頭長三尺欲明渠一等與他談幾若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云藥山問雲岩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雲岩云曾到廣南來藥山云見說廣州城東門外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雲岩云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雲岩怎麼相見永平雲孫豈得不參良久曰古今大雪滿長安得隨傳衣徹骨寒全体瑩明何寶貝老婆心切不相瞞結夏小參云黃龍普覺禪師上堂示衆云然僧家

居山好離欲寂靜是沙門法有經教可披可閱有知識可參可問所以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禮拜起覺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覺乃打一棒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覺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覺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黃童云且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不喪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

若道不得有寒暑今促君壽有鬼神今妬君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師曰雲居黃童既怎麼道永平遠孫豈得不道還委悉怎麼道理也無且道作麼生是居山好底道理良久云遇緣即宗辨處圓通松韻曉窓畔月心秋水中秋養鶴憐終案看雲契不念應時應節兮颯風薰嵐之颯々萬岳萬谿兮踈雨密雨之濛々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端坐苔深岩石滑風高多福竹叢々大衆久立伏惟珍重解夏小參曰九旬無為一衆安穩雖為佛祖之護

持宛是大衆之慶幸也永平今夜依例小參言小
參者家訓也家訓雖多是舉一二謂先代佛祖皆
是道心士也若無道心萬行虛設也然則參學雲
木先須發善提心也發善提心者乃度衆生心也
先須有道心次須具慕古後須求實此是二種即
初心晚學之所學也永平家訓只是如斯記得世
尊昔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出文殊
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
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大

衆要參究這一段緣處先直須深信安居過夏
佛祖家裡一太事因緣也不可容易矣且道迦葉
當初擯了文殊未擯文殊若道擯了文殊盡其神
力椎不能舉又作麼生若道未擯文殊盡其力而
不可勞而無功也大衆須知迦葉若欲擯聲聞緣
覺初心晚學及十聖三賢等迦葉必定舉椎也今
欲擯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用不能舉之椎也為甚
如斯不見道千鈞之弩不為驍鼠而發萬斛之舩
豈於牛轍而行也雖然如是不涉這箇邊事還有

向上道處麼良久曰太平王業治無象野老家風
似至淳祇管村歌并杜飲爭知舜德及堯仁大衆
久立伏惟珍重

小參終

（以下為極淡化的墨迹，內容難以辨識）

法語

浮生名利只在刹那寂滅因緣豈待長劫是以得
道證果之聖人早免名於山野到岸入位之賢士
遠寄身於林川其蓋獲了事於心境蓋是上道跡
於死生也絕學真人莫猶豫坎子亦不希山林無
群人里紅炉中生蓮花青天上白榆誠大無天
雲無山霧趣向真如之月其高可有藩竹有離花
隨順世緣之風不礙響何必處高堂大觀而纏是
非之羅網不如游郵市街頭以超名相之閬域誰

惜此臭皮袋而為貴誰却此閑雜居以為懷况乎
在世八十年之化儀水月不實滅後廿八代之旌
設鏡像若空求佛聞法之者尚徘徊佛見法見之
邊教人演經之者還墜墮人執我執之坑心外求
佛々變成魔如上欣樂々化為苦淨土穢土夢裡
之去來也覺者爭慕善業惡業醉中之理亂也醒
人未行可憐哉獸迷以迷如以泥洗泥愚也矣懷
佛求佛似處水求水應知真妄者由所悟之了不
了縛脫者任能證之窮未窮唯超越心頭誰偃息

佛際重擔不搭肩輕步不酸脚不見朝市沙場本
是自在圓通之道場也媯坊酒肆豈非天真如來
之講肆乎古聖出于伽耶先賢游于長安便斯意
也何況語默經行之處莊嚴寶蓮自相隨寤寐進
止之間成等正覺無間斷既為格外之式寧違出
家之風唯恨少知音矣
大道本無名字認得這箇道理強名大道諸佛衆
祖競頭出來木人鉄牛次躡昇降然而未彰其蹤
跡于前也蓋是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須知不可

見故也昔有僧問歸宗禪師如何是道歸宗答曰
汝耶是耶又有僧問馬祖如何是道祖曰平常心
是道又有僧問古德如何是道曰汝過來底是也
此三位尊宿之道究竟是同是別若言是同十箇
有五雙若言是別八兩是半斤嘆汝耶是道此言
如何五蘊六根并及四大何處是道何物是道昔
時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如何是常住法身眼曰四
大五蘊僧曰猶是壞散底那箇是常住法身眼曰
四大五蘊著眼此公案當体顯露其大道矣馬祖

道平常心是道如何是平常心平常心者須知尋
師訪道求法問禪著衣喫飯舉動進止念佛轉經
語默寤寐染著忘却併是得非平常心耶雖然何
可亂出古德道汝過來底是道如何是過來底謂
萬劫千生披毛戴角頭出頭沒回首翻身向佛救
生梯山航海日久月深須知是過來底也若其未
得過留在那邊白雲萬里既得過來即當脚下何
敢仰望向上伎倆是佛祖從來家風也不見昔時
釋迦老漢願西視東上天下地十方七步唯我獨

尊是有道故過來也又踰城投山坐菩提座赴鹿
野苑亦是達道故也譬起王舍鷲嶺忽向俱尸鶴
林若無道者何得過去生來死去思歛念食去寒
愛煖從初至長嗔恚喜樂得失往還是有箇大
道無障礙所以然也爰東海道遠江嚴室寺任持
僧圓智上人三曲觀面咨參佛祖大道而山僧養
道為懷未得亂道這一段公案三十年後必可決
擇畢不見乎香嚴智閑禪師初參大瀋山靈祐禪
師為云此非無說若有說者恐壞你道智閑後時

因擊竹聲悟道遙向大瀋山拈香設禮曰我大師
大瀋山大禪師昔若有說者我豈有今日事乎又
臨濟大師三參黃檗問云如何是佛法的々大意
檗與二十拄杖各々二十合喫六十拄杖後參太
愚禪師太愚云玄兄須何此來濟云為求法也太
愚云何不問黃檗臨濟云三問佛法的々大意只
喫六十拄杖太愚云這老漢老婆心切這恁麼焉
於斯義玄大悟須知大瀋是真善知識也檗又人
天大師也智禪人請此掛額上月夕日深於佛祖

道中雪上加霜若不住此工夫邊又是錦面漆花
誠夫道者無礙也貴賤尊卑老少愚鈍共行俱來
些磨金色巍々尊堂從道得來逆衆達多亦有分
矣須知出是道入是道擬前退步一々道也只在
這裡何勞散手叉手問求別人求道底心亦是依
舊佛祖大道心也是以三上接子九至洞山昔既
在之今何無乎求道尋師此世流布應知佛法弘
通正真時節也親切指示則善知識之規範也傳
法之師最不可不知接人一句非傳佛心印豈敢

耶如何是接人手段其求道心一時放下是此放
下底實徹大道底之時節也古人不云乎目擊道
存此語什麼畢竟如何是道斂去久矣事不獲已
說得見大道須知在目前阿誰回眼遍山川有人若
問箇中事踏破元來頭上天轉身未離這那其所
轉之道重自難有易其難者半轉身也半轉身者即鬼即神
其易者全轉身也全轉身者乃佛乃祖昔日僧問
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
和尚還得不祖曰吾乃不得僧云和尚為甚不得

祖云吾不會佛法向來說話一段是半轉身之道
理也如何轉半身若不是半轉身六祖會佛法去
也若轉底時不能得半分者黃梅意旨無人轉得
既是其會佛法人轉得為半為得以得轉半々還
轉得所以全半互轉休不得去也鬼家神門以此
為業至今未斷去矣其他佛祖之道不如此耶全
身能轉不留朕迹未曾得見尋他朕迹者矣吾宗
門又轉鬼家神門風流半分也古南泉和尚上山
作務有僧過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我這第

鎌子當時三十文錢買得僧云不問你鎌子幾錢
買吾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如今使得甚快
南泉轉得這僧性命也未這僧未曾買鎌之旨為
甚便云不問三十錢買拖捨買鎌問取南泉路若
行一步便成鬼面神頭這僧且置南泉縱會買鎌
酬三十錢之功使得道理阿誰教他縱使得底使
底時節如何了得快與不快既得會使快畢竟半
分不使也其餘道理那一僧道著
教家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如何是言辭相

○如何是寂滅便曰是法則言辭相也寂滅相也
向上說話頂門開眼得真觀矣昔阿難尊者參迦
葉尊者便問師兄傳如來金襴法衣外更傳箇什
麼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
著聞此阿難便大悟這一段公案是好手也究竟
如何是法如何不可示乃言辭相寂滅故不可示
余如何是不可示家裡活計謂庭前栢樹山頂片
雲隨風從節不可窮之法門也釋迦老子達磨大
師連袂共行脚跟下事已降王宮本來東土單傳

直指道理便是法也可示不可示俱皆是法著眼
著手轉頭退步擬前翻身非不是法矣然道者
夙有般若種子切志佛祖大道雖是女流則大丈夫
志氣也不惜養道之費為示西來的旨謂夫赤肉
團上莫留一句半偈片言少語清冷冷地得一分相
應也若留一言半句佛祖言辭宗門公案者便惡
毒也欲會山僧行履勿記這箇說話切忌領念
永嘉曰遊河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是乃吾
出家兒參禪之樣子也士大夫不必然矣而身為

出家兒無出家兒之志氣豈為出家兒乎身為士大夫還有出家兒之行履勝於出家兒古老謂之虎有角矣大宰府野公大夫乃儒林之學士也留心祖道日久歲深自行異類中行也甲午冬初以相見乙未夏再入室賓主往來正偏相交自夏之秋月餘之日請益古則舉拈新條夫釋迦文佛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傳迦葉不入他手西天廿八代嫡子相業而至達磨大師師到神丹面壁九歲別無消息末後唯付慧可而已六代相授五家

傳持雖然如是豈有異轍獨接證契也其證契者唯證者即定于今世及矣其證契時曹谿水逆流少林風西歸是稱自證誠哉誠哉物々證人人々證物從始至終無有所欠古人云明々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乃是謂也而今野公欣求祖道之心參訪知識之志被干證動而證干動々之與證全波全水乃活乃殺佛祖稱之打得徹者也遂乃明舉一於脚跟得例諸於方外是於無上菩提也馬祖所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塩醬喫乃之意

也此外古人入道之因緣古德證契之公案何物
彼乎俱賤一指禾山打鼓臨濟喝德山棒豈存許
多之伎倆唯是一道之證契而已著眼於棒拊手
於喝而不取餘而不看餘自然風行草偃看風使
帆豈有窮極耶若得新條特地自無拘滯肯心非
人強為乃道云為也又法悅之中自有放曠壁立
之處能有逍遙正知道非假直了悟是重此時使
得拄杖今打散說玄說妙渾無迷蹤拈得竹篋今
打碎說性說心那存舊轍乎舉一草草作文六金

身故先說法本無虧闕用丈六金身作一草草布
護開花未看速遲豈得非大作佛事遊戲三昧耶
惠運直歲充職乃延應庚子歲矣去冬除夜兼請
今供衆矣五月廿五日梅雨霖々草屋漏滴因山
僧入堂坐禪照堂之雲堂兩屋簷頭平地起波瀾
清淨海衆進步退步中間兀立時告直歲等匠人
脫襪不笠上屋上管雨脚灌頂無碎勞色予潛感
發意一句與他自尔以來月經六箇日將二百未
有工夫其意難忘暑中未筆寒至使墨是則先佛

之恒規也非以一身之上度矣吾字充職已來光
陰將近於一年堂宇漸成數堵山林亦增氣象乃
此力行勤修之能事併皆緣成果熟之辨肯也且
夫永平弊利道路深遠閑人不到貪屢寒寂學雲
難留然今挑囊高人繼踵聚頭各逞英雄共安其
所爭欲傳法繼祖而起我宗風者是多矣誰道非
作者之能哉我豈得不與一句而賞哉作麼生是
與他一句動必百當作必十成
顯慧禪人離鄉辭親自合古來佛祖之行履幾多

慶快須保任須愛惜東南北方人未為齊伊向後
亦然矣夫參學有多般一云參頭二云隨眾今充
淨司乃仁治辛丑歲也乘侍奉十方佛祖也為參
頭為隨眾一回拈起一回新也作麼生是拈起打
失大悟也作麼生是新忽然大悟也且道為甚恁
麼還委恁麼河裡失錢河裡求山前放馬山前討
諸佛如來一大事因緣容易得者其是誰乎近曾
真実求法者尚稀况有證者乎縱使記得三百六
十餘會說法五千四十八卷經論說法雲奔霧涌

懸辨淵澄，河流感諸天，供養見鬼神，歸依亦能神。
通變化，動大千界，竭巨海水，飛空如雲，履水如地。
身出水火風雲光明，向說件事於一上佛法，未夢
見在，只是外道二乘邊事，又乃鬼窟裡活計也。夫
如來無上菩提妙法，右般漢何敢能了，縱恒河沙
數輩經恒河沙劫，思量下度全無一箇半箇得者，
所以真修行底人難得真善知識，亦難遇也。若遇
真實宗匠，好手枯木死灰，開花膏肓從來，漆桶忽
然脫底，得活綻々地，見色便明心，聞聲便悟道，因

茲祖々正傳自，及東華佛法于今，不斷絕矣。不見
來山會禪師，住持京口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
會云：法身無象。僧問：如何是法眼？會云：法眼無
瑕。時道吾在席，不覺失笑。山下座具威儀，設禮請
問道吾曰：吾有同行在花亭船上，接入汝往見他。
必有所得。汝湏更衣服作座主形。山便依教遂散。
席訪至花亭，船子見來，便問座主住在甚寺。山曰：
寺則不在，々則不似子。曰：汝道不似，又似箇什麼？
山曰：不是目前法。子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自。

所到。子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繫極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子打落水。中山纔出，子又曰：「道々山擬開口，子又打山，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深。山曰：「拖綸擲釣，師意如何？」子曰：「絲懸綠水，淨定有無之意。」速道。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遂掩耳。子曰：「如是如是，乃囑曰：『吾在藥山三十年，方明得此事。』」汝今已得，向後莫在城隍聚落，直須藏身。

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向深山裡，鑽過，接取一箇半箇，嗣續吾宗，無令斷絕。山領旨，禮辭上岸而去。頰々回首，子復嘆曰：「閻梨山回首舉，船撓曰：『汝道別更有在。』言訖，自蹈翻船，沒於煙浪。會後出世住夾山，謂真釋師子也。而會住京口時，也好問谷外，椰子座為人天說法，寧無缺敗。見船子來，亦無剩法，然而真實求法之流，當如是行。續佛惠命，為人天師。如今天下覓恁麼人，終不能得。苦哉！嗚呼訪道高流，須知先立鉄漢志氣，添減一絲毫。

不得處著眼看取船子離釣風流恁麼行李能有
幾人其或未然切湏踏散波心孤月方能翫得月
中洪波
鐵牛也所駕也把索鞭今可馳木上木人也所使
也著靴帽今可遊火中雖看這漢莫令思齊乃一
半得活流也真活流為躰先蹤今在昔日大梅常
禪師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便入梅
山絕頂已三十年後塩官會下有僧要採拄杖
錯路到師庵問師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云只

看春秋草木青黃不計月年僧云路向甚去師云
隨流去其僧歸語塩官官云曾見一僧在祖席不
知消息想其僧矣後祖令僧問師和尚見馬大師有
何證契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只言即心即
佛僧云近日佛法又別師云如何別僧云又道非
心非佛師云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
僧曰語馬祖曰梅子熟也後來學道人湏慣常
師之箴規坎縱有證非心非佛之者難得會即心即
佛之人然公悉之

近世學道之人龍蛇不辨菽麥不分然欲究明亦
良難矣古者道大地雪漫々春來依舊寒到頭成
佛易却是說禪難此病佛祖猶未脫如何未脫謂
成佛易說禪難說禪易成佛難在麼見解作麼生脫得佛
法難易底情見耶豈不見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
時如何門云鉢盂金風後來光佛照拈曰大小雲
門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點檢得出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个恁門下又且如何放下拄杖釋迦老子
一期出世為大醫王憐愍衆生深沈苦海於是真

慈運悲以種種方便演出一大藏教皆是應病與
藥令一切有情得到大安樂之地底方字及至達磨
西來字々孫々皆用砒霜狼毒要使病者絕後再
甦如海上單方雖多神驗正眼看來總是好肉剗
瘡了也若是本色手段又且不然不執方書不在
診候目機鉢鉢兩應變臨時任是佛病祖病不銷輕
輕一捏盡使換骨洗腸神清氣爽矣所謂一丸消
衆病不假藥方多老漢通身是病正覓起處不得
普燈都正既有如此作略誠令著眼看若覩得透

則扁鵲盧醫並立下風也

全軀本然誰逗處所通身親切豈尋蹤由既超一
句焉勞二乘撒手今便當龍身今即露實是靈山
破顏以後四七未得添一絲毫少林微隨以來二
三何堪減一絲毫者哉不涉言宜唯證契無滯念
想是直指是以室峯九年之面壁聲名遠聞黃梅
三更之傳衣風光顯赫彼俱賊一指黃檗三頓百
丈拂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未拘生佛
之階梯已超迷悟之邊際者也何比待證悟於他

者認影終非吾存知見於体者逐塊未為人者乎
誠夫佛祖單傳之旨言外領略之宗者不在先拈
公案之處古德證入之處不在語句論量之處問
答往來之處不在知見解會之處思量念度之處
不在談玄談妙之處說心說性之處唯放這柄不
留管地常處團圓故能滿眼矣腦後豁開真竅路
面前不識好知音大師釋尊正法眼藏西天東地
分付來多時也界畔不識在所謂分付來多時者
這一片田地也這一片田地者五等直下之田地

也古人稱之曰大道者欤既云多時不能等數不可
等量事舊時遙四至界畔雖不曉了住持理就保
任且新此日新事自有際斷也就中有行有教有
證彼行者功夫坐禪也此行到佛尚不退者例也
所以被佛行也教證准而可檢欤此坐禪也佛々
相傳祖々直指獨嫡嗣者也餘者雖聞其名不同
佛祖坐禪也所以者何諸宗坐禪待悟為則譬如
假船筏而度大海將謂度海而可拖船矣吾佛祖
坐禪不然是乃佛行也所謂佛家為體者宗說行

一也也一如也宗者證也說者教也行者修也向
來共存學習也應知行者行於宗說也說者說於
宗行也宗者證於說行也行若不行說不行證何
云行佛法說若不說行不說證難稱說佛法證若
不證行不證說爭名證佛法當知佛法者初中後
一也初中後善也初中後無也初中後空也這一
段事未是人之強為本自法之云為也既知於佛
法中有教行證一刹那田地無不多時日來所貴
中間樹子也有不可惜教既如是行亦如是證亦

如是正當恁麼不管自管得自管不得教也行也
證也所通達處豈得非佛法乎
諸佛大道深妙不可思議修行之者豈容易耶不
見古人妙則捨身命棄國城妻子觀之如瓦礫相
似然後經歷却教獨棲山林身心如枯木方始得
與道相應既得與道合便能借山川為言語及拈
風雨為舌頭說破大虛轉無等輪何用不能何法不
可志道者可遵這風範昔日有僧問法眼禪師曰
如何是古佛法眼曰即今也無嫌疑僧又問十二

時中如何行履法眼曰步步踏著他亦有道夫出
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但守分隨時過好備觀他意如
何是隨時是守分可知於色上莫作非色解亦莫
作色解亦不走兩頭即忘嫌疑與他古佛同往同
行猶鏡相照所以釋迦老師道沙門入聚落猶如
蜂採花但取其味不壞色與香衲子賢士何不順
這訓十二時中逢緣遇境但取其味莫壞色香如
何是不壞色香底道理向徐道稟他萬緣即被他

萬法證真是不壞色香之時節也離此若有則萬
象為汝證明山僧事不得已道了然道者志道之
切餘輩未可齊肩是以於一毫端聊為點出以資
參究勉之勉之

幼歲從師者上古之勝蹟也行玄禪人十四歲做
僧隨我衆席朝參暮請夙有般若力之所致也齡
自符南嶽耽道之時名一合青原法諱之半自然
之然佳例之例也南岳十五歲捨教而學道徐亦
十五歲依法而學道兩箇一箇打得徹々得打也

莫謂少年便是古佛也學道古佛直須躡取古佛
身心迺箇中威儀也道也古學也古佛也古頭々
古縱有千萬乃千古萬古也古者莫新矣僧問忠
國師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牆壁瓦礫又有僧問南
源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若有問興聖何
者古佛心對他道四大五蘊這三則因緣好式樣
矣須知古佛者身土離却十萬八千身心離却十
萬八千身土徧界十萬八千身心徧界十萬八千
雖然如是不曾藏矣玄子幸恁麼參究始得

相將學道訪師為先隨他偽真解自邪正所以辭
選官今赴選佛之場於是有心空之及第請直上
今得直下之會箇裡無萬法之為侶未經三喚與
破一點此乃正師勸誘之恩力也親近邪師未能
如是待免而守株握石以為寶墮在于鬼窟流落
于魔坑職由邪師瞎眼之惑亂也若見正師立志
咨參夫擇生死大事透脫從來舊窠誰謂功夫未
便而明眼宗師其難遭遇亦難尋的雖得過而知
之取難聽其言而未保其行見其行而恐遺其證

自非久參執侍之功焉究超物逸格之能者哉况
乎了佛法人中花尚稀遠方易得乎往日已少如
今誰多乎雖得寶山未辨玉石良有以也連因續
緣徒勞向外馳走未會回頭退步向這邊問一未
了破二向那邊問一爭知落二兩頭俱錯空度一
生真可憐憫者也諸仁當揀邪師必有偏枯之憊
逸正師永斷体格之擬議士大夫夫志願學道參
尋宗匠莫得倉卒當傳楊文公之家風那無李駙
馬之果實乎裴休之投圭峰還破泥團於黃檗一

呼之應諾于迪之上紫玉更彰光花於藥山全道
之方便琢磨于江西石頭今龐公明鏡磚之力
探問于光宅耽源今肅宗辨玉石之蹤雖是先哲
之行履亦能晚進之照子也士大夫及見知識
先問一則因緣直須留心勤學山窮海枯無不圓
通立雪得法今八箇年之辨道不空確米傳衣今
八箇月之功夫有力若有見賢思齊之士何無拔
群昇晉之人已知堅高且勿赳赳今見世人參尋
知識一問未委強喜兼舉似會退席杜不能言未

說三分之話何見十成之道或云佛法難解或云
已身不器遂跨跼錯路徒蹉過大道其不愍乎俗
猶有崆峒花封之拜請順風乘雲之詞播千百世
佛何無言前物外之直指點鉄成金之德化于群
生莫擬量焉莫怠慢矣暫試雪霜力自知松柏操
更進一步頻起重閑君信也未一言纔發萬義歷
然况諸佛大法之宗匠方便無窮之涯畔測它誰
乎弟子宜積凜雪之勤勞宗師不緩吹毛之志氣
是以少林曾有斷臂得髓之祖師俱胝又聞斬指

見血之童子當少林之玄風兮永夜之狂睡須覺
通俱朕之命脉兮疑惑之病根須截所謂問法自
有口問口答身問身答意問意答人未知之焉敢
問法為僧未知之何能為師但記經書中語句濫
為入天之導師乃壞法財之大賊也人勿近之認
之為師終無益耶參學士夫切見有道正見知識
便侍左右三五年間叮嚀身口意問審細身口意
答先了枯木死灰次使竹篦拄杖日久月深打成
一片圓陀陀地使用無盡豈得非真釋獅子也不

見黃庭堅參侍晦堂寶覺禪師師曰不用思量卜
度吾無隱乎爾如何堅纔擬議堂曰纔涉擬議便
成刺法如是究竟二歲未有入處一日堂與庭堅
同游池邊堂云池內荷花香堅應云荷花香堂云
無隱乎尔如何堅忽省悟寔是久參究竟之力也
咦誰懶再三撈得會虛之實

法語終

普勸坐禪儀

觀音導利興聖寶林寺沙門道元撰

原夫道本圓通爭假修證宗乘自在何費功夫況乎全躰迥出塵埃今孰信拂拭之手段太都不離當處今豈用修行之腳頭者乎然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違順纒起紛然失心直饒誇會豐悟今獲瞥地之智通得道明心今舉衝天之志氣雖逍遙於入頭之邊量幾虧闕於出身之活路矧彼祇園之為生知今端坐六年之蹤跡可見少林之傳心

邱兮面壁九歲之聲名尚聞古聖既然今人盡辨所以須休尋言逐語之解行須學回光返照之退步身心自然脫落本來面目現前欲得怎麼事急務怎麼事夫參禪者靜室宜焉飲食節矣放捨諸緣休息萬事不思善惡莫管是非停心意識之運轉止念想觀之測量莫圖作佛豈拘坐卧乎尋常坐處厚敷坐物上用蒲團或結跏趺坐或半跏趺坐謂結跏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脛上左足安右脛上半跏趺坐但以左足歷右脛矣寬繫衣帶可令

齊整次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兩大拇指
面相在，矣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側右，頭前躬後，仰
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掛上腭，唇齒相着，目
須常開，鼻息微通，身相既調，欠氣一息，左右搖振，
兀兀坐定，思量箇不思量底，不思量底如何，思量
非思量，此乃坐禪之要術也。所謂坐禪，非習禪也。唯是安
樂之法門也。究盡菩提之修證也。公案現成羅籠
未到，若得此意，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當知正法自
現前，昏散先撲落，若從坐起，徐々動身安詳而起。

不應卒暴，掌觀超凡，越聖坐脫立亡，一任此力矣。
况復拈指竿針鏡之轉機，舉拂拳棒喝之證契，未
是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豈為神通修證之所能
知也。可為聲色之外，威儀那非知見之前軌則者。
坎然則不論上智下愚，莫簡利人鈍者，專一功夫，
正是辨道修證，自不染汚趣向，更是平常者也。凡
夫自界他方，西天東地，等持佛印，一檀宗風，唯務
打坐，被礙元地，雖謂萬別千差，祇管參禪辨道，何
拖却自家之坐牀，謾去來他國之塵境，若錯一步。

當面蹉過既得入身之機要莫虛度光陰保在佛
道之要機誰浪樂石火加以形質如草露運命似
電光倏忽便空須臾即失異其參學高流久習摸
象勿昧真龍精進直指端的之道尊貴絕學無為
之人合香佛々之菩提嫡嗣祖々之三昧久為恁
麼須是恁麼寶藏自開受用如意
坐禪箴 慕宏智禪師坐禪箴而作此箴
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不思量而現不回互而成不
思量而現其現自親不回互而成其成自證其現

自親曾無染汚其成自證曾無正偏曾無染汚之
親其親無委而脫落曾無正偏之證其證無固而
功夫水清徹地兮魚行似魚空闊透天兮鳥飛如
鳥

永平寺語錄卷第八終

永平府志 卷之六
三十一
...

主 俊 岑

